

行走杨浦

复兴岛船台公园记

■张明华 文

午后的复兴岛,像沉浸在江水中的一枚青螺。

从地铁站出来,迎接我的是共青路两旁的浓阴。梧桐刚刚展开新叶,巴掌大的嫩绿迎风轻摇,像是列队欢迎的仪仗队。顺着路标没走几步,就到了船台公园。

船台公园的前身是中华造船厂,有百年历史。十多座高耸的龙门架巍然肃立,沉默如远古巨兽。江风从它们之间穿过,带着黄浦江特有的气息。百余年来,造船的工人们在烈日下挥汗,夜空中焊接的火星炸开,如绽放的烟花。如今,这些铁塔不动了,垂着手臂,嶙峋铁骨,站成时间的注脚。

人们把船台改建成了公园。在宽大的工业建筑背景下,绣球花、大飞燕、风铃花、鸫尾、月季次第盛开,像是

意犹未尽

新村小卖部

■林希 文

在我的记忆里,日常购物的家务活是从小学时代就开始的。

在我们家,五年级的姐姐负责到小菜场买菜,四年级的哥哥负责到米店买米。而我,因为比他们小几岁,所以就是最轻松的,专门负责到新村小卖部打酱油。

小卖部在同济新村里,那时我们小卖部叫合作社,也许是这个原因,至今这幢楼还叫合作社。

打酱油要从家里带瓶子,瓶子放进一个布缝制的袋子里,那时还没有塑料袋,再放进钱。我记得一斤酱油两毛四分钱,有红酱油,白酱油(我印象里其实是酱红色,不知为什么叫白酱油)。

我喜欢看营业员接过瓶子和钱,然后用一个提子(类似长柄小罐)从大缸里舀出酱油,再把酱油通过漏斗注入瓶子的过程。有时候我也去打酒打醋。但很少打油。因为那时食用油要凭票供应,很珍贵的。大人往

时令小语

冷饮间往事

■陈茂生 文

小区里老者聊天,话题总是围绕时令转。天气晴热,就会说“老底子厂里‘冷饮间’”云云。有人搞不清爽“是啥玩意”,而在工厂上过班的知道,当年这可是不可或缺的。

即便如今,每逢6月15日,潜意识里依然会有“出大力、流大汗,天大热、人大干”的感觉。因为从这天开始,全厂进入为期三个月的“高温模式”。防暑降温的鼓风机到位,供应清凉饮料的“冷饮间”必须24小时亮灯。车间门口要放两个保温桶:一个是泡茶解暑的热水,另一个里面是用冰水和“酸梅晶”“橘子粉”搅拌而成的“酸梅汤”“橘子水”。热水可以暂时短缺,冰水必须管够。若日最高气温35度及以上,冷饮间还给每个职工发半块“中冰砖”,不少职工都是下班后用毛巾裹着匆匆回家,让“小把戏”解解馋。

如此这般,决非矫情。只因为那时“空调”还仅见于科幻小说中,应对

道,在阳光下闪着亮光。

有几个阿姨在花圃前拍照。纱巾飘起,墨镜扶正,低头、回眸、浅笑,轮番摆弄下来,竟造成了小小的交通堵塞。一位奶奶笑着对同伴说:平日里要看孙子的呀,难得五一放假,娃娃他们带,看抖音说这里好,就来了,没想到真的这么好!

太阳西斜,我准备离开。夕阳把龙门架的身影拉得极长,投在花丛间,像一道沉下去的弦。在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的几十年里,我们曾习惯于推倒重来。那些红砖厂房、老船坞、废仓库,转眼被购物中心和玻璃幕墙取代,连同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汗迹,一并被碾进地基里。而复兴岛,小心翼翼地保留下了工业时代的骨架——龙门架、船台、轨道、旧钢梁,然后铺上草坪、种上花朵、架上秋千,让花红与锈红共生,让孩子的跑鞋与老枕木下的机油残印同存。这是一种高明的温柔。

它没有抹去过去,而是让过去与现在握手。铁与花,百炼钢与绕指柔,在复兴岛相遇相拥:我记得你旧时的模样,也钟情你今日的容颜。

动问我:“怎么了?”然后他告诉我不必回家取钱,两毛两分钱也可以打酱油。这天我打了两毛两分钱的酱油,并且在快回到家的时候意外地在布袋的褶皱里找到了以为丢失的两分钱!简直是从惊吓变成惊喜连连!回到家里讲给母亲听,她也说“蛮有意思的”。

那时候我就想,如果长大以后当营业员,一定要当这个会给人解决问题的,不要当那个大呼小叫的。那时候我比柜台高不了多少,就凭着儿童的坚定,无比确信。

岁月流逝,合作楼里的小卖部早已消失不见。

如今,同济新村里又有了一家小商店。我喜欢这家小店,因为老板和营业员都很和气,让人进店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家店还可以网上团购、微信订购。微信群里顾客的咨询都得到店家耐心的答复,顾客也会在群里表达感谢,我觉得这样的经营模式很暖人。更重要的是,这家小店还通过微信群了解顾客的需求,根据顾客的要求选择进货,并为顾客严把质量关。如果团购的商品到店后发现质量问题,也会直接退货。这使得小店迅速赢得了顾客的信任。

这是一家受欢迎的商店,不过我还是喜欢称呼它为新村小卖部。

请示:在保证全厂防暑降温的同时,对外出售多余冰水,拟用三成收入作“劳务费”。适逢要求“搞活经济”,七八个领导都签字“同意”。于是就在墙上凿了一个孔,每天下午三点半对外出售冰水“三分钱一热水瓶”。外面顿时排起长龙,生意很是不错,不到六点就关窗结束营业。

以后工厂搬迁了,新厂房高大规范,单人大玻璃围起来的主控房就装了两台空调,坐在主操位置上的小青年气定神闲,一排排仪表灯光闪烁代替了过去汗流浹背的手忙脚乱,哪怕“悬”在半空的行车工也有个空调“伺候”。休息室的冰柜里有纯净水、饮料,但青年人都端着泡枸杞的茶水杯在讨论,冷饮喝多了如何不利脾胃。

曾被众人瞩目的冷饮间,终是退出了工厂舞台。说来也奇怪,那些在冷饮间里喝一口刚刚兑好冰水的“酸梅汤”“橘子汁”,吹着电扇与三五工友“神聊”抬杆的场景,依然常在梦中浮现。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外滩12号 ■蔡洁

世相百态

同室病友

■吴毓文

我的肾盂肾炎迁延日久,后便入住医院。初进普通病房,便见邻床耄耋老人,鼻间垂着氧管,鼾声如雷一般,我怎能安休,便申请转入双人特需病房。推门而入,是位年岁与我相仿的女士,一室清静,就此安稳落住。

邻床女士有个好听温婉的名字叫周蝶。空时闲聊,她便道出曾经做空姐,随之娓娓叙述起一段尘封于七十年代的空乘往事。

彼时空军招选乘务员,是赴各校遴选,高中懵懂的她被征兵人员轻轻抚过发际,细细打量周身后被选中。但她生来单薄,出世时仅有一千余克,父母皆是驻南京军人。怀孕母亲长途行军途中,因车辆剧烈颠簸,仓促早产在车上。父母长驻部队,自小她就跟随外婆长大。

空招在全城各校初选出三千少女,层层筛检、逐项核验,关卡严苛至极。有限定身高,周身不见半点疤痕。虽然她先天孱弱,却幸未查出基础隐患,体检顺利通关。政审关对于她军人家庭的底色,自无阻滞。而后各类体能测试接踵而至:众人轮番步入高压舱,密闭舱内高压压迫得无数姑娘又哭又叫,唯有她毫无不适;闭眼测反应,要求原地旋转,睁眼即刻辨明方向。她要了个小聪明,悄悄留一丝眼缝,盯住考官鞋尖,待下令睁眼时精准指认了方位。重重关卡一一闯过,三千初试者,最终仅三十七人被选中,她便是其中一员。

她笑言自己不算很漂亮,比起众多靓丽落选少女,只是幸运而已,恰似无意砸中藏着惊喜的彩蛋。

早时航空公司,初称飞行大队,后定名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对外统称中国民航CAAC。外婆得知她入选空乘,百般阻拦,因她先天体虚,云端奔波劳苦,恐难支撑。果不其然,踏上空乘岗位后,病痛常伴左右,月月

都要生病就医,哈密路108医院几乎成了她常去的娘舅家。稀奇古怪病症轮番找上门。儿时已出过水痘,后来竟又复发。彼时人人都打过水痘疫苗,这般病例实属罕见,108医院如临大敌。飞行队长说周蝶是体检的疏漏,但也始终未曾将她调离。

那时国际航班班次稀少,一月仅两次,足迹却踏遍世界各国。旧时航程节奏舒缓,抵达异国常可停留一月,尽可慢游异国风光,增长见识,又开眼界。周蝶生下子女后,因工作勤恳出众,便升任乘务培训教官,远赴瑞士、美国带教新人。出外培训责任重压力大,日夜悬心焦虑,久而久之她患上重度神经衰弱,常常失眠。

同宿一室的我俩,不仅患相同疾病,更相处投缘,白日输液安静时,她静倚追剧,我轻刷手机;闲而交谈时,从身上病痛说起,慢慢延伸至各自烟火家庭、半生浮沉过往,她细数那段云端岁月漫漫历程,曲折而又有趣。

生活多磨难,人生有坎坷。本就体弱的她,多重疾病缠身:紫癜性贫血,肩袖撕裂夜夜酸痛;曾患带状疱疹医治不及时,留下后背持续性神经刺痛;常年高血压、血管性头痛反复发作,剧痛袭来就靠止痛药缓解,长此以往又伤了肾脏,让我也深有同感。

尽管她身有多种疾病,但日常显露脸上的总是乐呵呵的坦然与平和,没有半句抱怨。

短暂七日病房相伴,我们不仅是同病相怜的病友,更成了彼此扶持的朋友。我忘带漱口杯,她递来干净纸杯;她肩背疼痛难忍,我每晚准时为她敷药膏;她每天换张一次性马桶垫,卫生又保洁;她彻夜失眠,我给她褪黑素安神。一夜我右脚旧伤突发肿痛,辗转无法安睡,她即刻给我膏药,贴上后方才得以入眠。

日常起居彼此照拂,有心事坦诚倾诉。我们一同琢磨调养身体、抵御病痛的经验,交换半生喜乐与人生感悟,有零食鲜果彼此分享。病房本是清苦养病之地,却有幸相识,虽萍水相逢,却也是岁月赠予的一段美好而珍贵的缘分。